# 自我與環境:《蒼蠅王》中認同的喪失和重建

### 謝承翰

# 一、前言

《蒼蠅王》透過一群在孤島上生活的孩童,拋棄文明的過程,來展現身分認同的改變,進而揭示人類自我與外在社會環境的關係。作者藉由假想「孤島」這一外在環境,思索在環境如何改變個人的思想、價值觀,以及行為。本文將從「蒼蠅王」出發,去反思社會中的道德、宗教、乃至教育,是如何在個人身上落下印記。

在《蒼蠅王》敘述中,孩子們為何會出現殺人的行為?什麼改變了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?許多文學評論歸根於人性的本惡,以為人在缺乏文明法律約束下,便會展現出本來的獸性。但本文認為僅以小孩的行為來下定論是不完整的分析,應該以角色和周圍環境的交互作用來推論行為產生的原因。本文以心理學和社會學中的行為科學作為切入角度,試圖了解環境如何改變、塑造個人的價值觀、行為,並對書中角色的殺人行為、道德、價值觀改變提出解釋。

分析外在環境如何改變個人的思想、價值觀,以及行為時,本研究以書中角色為軸線,分別就三大研究對象,討論《蒼蠅王》中新社會化所產生的過程到孩童認同的改變,最後在和所謂的「文明世界」的案例比較,分析人類行為受社會影響的一般性。本研究的第一個對象,是其他拋棄文明選擇加入傑克野蠻部落的小孩們。他們的選擇,決定了新社會體制的形成,為後來新社會對個人的再次社會化(來自個人對社會的認同)提供了舞台。在這主要探討的主題是環境中社會氣氛對個人的影響,本章節主要是為後續的討論做鋪墊。

本文第一個主軸:探討傑克拋棄文明的原因。傑克身為第一個創立專制部落的人,他 是新社會的建立者,但同時也被自己創立的社會所影響。藉由分析傑克價值觀的改變,我 們將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更深的了解。

主軸二是本研究的重心:探討一個完全和小豬無仇的羅傑是如何因社會化而產生價值 觀、道德的改變。此一分析,將揭示出環境對個人的價值觀、道德判斷、行為的影響,並 了解罪惡感、恥感是社會化下的產物。

最後藉由以上分析,讀者能了解自我與環境的關係,並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審視自我的想法、價值觀,而不是一位地追求認同。無論是國家、學校、宗教組織、朋友家人間的社會互動中,應該重新思考社會化的影響,並不斷的質疑自己,省思存在的意義。

## 二、社會氣氛影響下的個體

在書中,孩子們從原本的輕鬆、玩樂的氣氛,因為一位小孩提起「怪獸」的存在而形成了戲劇性的轉變。害怕的怪獸正一點一滴地在孩子們內心中產生恐懼,而「恐懼」是造成孩子們理性喪失、認同感重建的根本原因。社會氣氛是《蒼蠅王》作品切入點之一,藉由分析社會氣氛是如何影響個人,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人類的集體性。

## (一)恐懼與社會體制的變革

「『選一個首領!』」<sup>1</sup>、「『大家投票!』」<sup>2</sup>、「這場選舉遊戲幾乎像海螺一樣令人興奮」<sup>3</sup>,孩子們剛來到海島時,把他們過去西方社會體制、價值觀,也一同帶到了小島。威廉・高汀藉由孩子們秩序的崩壞與重建,展現人在不同環境下想法的改變。

「情況越來越糟了,我不懂為什麼會這樣,剛開始明明好好的,那時我們多快樂,可是後來.....」拉爾夫輕輕晃了一下海螺,眼神空洞地看人群的後方;他想起怪獸、蛇、火堆,還有恐懼。.....後來大家開始恐慌。4

在本文中,故事的轉折點就是「怪獸」化成了恐懼,住進了孩子們的心中。因此,當 傑克因為對權力的嚮往而和拉爾夫發生衝突,孩子們選擇追隨傑克為首領;這是因為考慮 到傑克會打獵,能給人提供肉類和面對怪獸的安全感。恐懼的社會氣氛,激起了孩子們的 求生本能。傑克的原始專制之所以能成功取代文明的民主體制,是因為它滿足了馬斯羅

<sup>1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(台北:高寶國際出版,2011年8月),28頁。

<sup>2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8頁。

<sup>3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8頁。

<sup>4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06頁。

(Abraham Harold Maslow)需要理論中,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;馬斯羅認為人類的需要有五個層次:生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社會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我實現需要。5傑克與他的獵人們能同時滿足孩子們生理需要(烤肉)和安全需要(怪獸的危險),而拉爾夫的民主文明社會雖然滿足尊重需求(貝殼為發言權)和自我實現需求(生火獲救)。但因為生理、安全需求需要先被滿足,所以孩子們社會體制由文明民主退化到野蠻專制是必然的趨勢。

傑克所領導的孩子,在書中多次被作者用「野蠻人」來形容,而孩子們所建立的社會體制變革,被形容是從文明社會退化到原始部落。「我們是什麼?是人?是動物?還是野蠻人?大人們會怎麼想呢?你們跑去抓野豬,因而讓火熄滅了,而現在又——」6作者透過小豬的質問,來揭示出孩子們因恐懼而放棄文明社會價值的歷程;以動物來比喻人類的獸性,認為此一獸性是孩子們退化成原始人的根本原因。但如果我們跳出對原始專制社會的偏見,我們會發現傑克所領導的原始專制社會,在有怪獸的孤島上是最合理不過的了。

### (二) 宗教的形成與個人思想上的控制

在《蒼蠅王》中,傑克等人因為對怪獸的恐懼,而發展出用豬頭、舞蹈來祭祀「怪獸」的原始宗教行為。「莫里斯和羅伯特把間木棒往死豬一戳……傑克大聲說道:『這個豬頭是獻給怪獸的,是供品。』」7、「『殺怪獸呦!割喉嚨呦!放他血呦!』孩子們的動作隨著歌唱越來越有節奏,不似剛開始刻意裝出的興奮,變得如脈搏般規律地跳動。」 8宗教在《蒼蠅王》中是孩子們社會化的一種方式,宗教行為把人們聚集起來,產生的團體思想互相牽制信徒,並使個人放棄質疑自己的思想體系,進而達到思想的控制。

「這種對不可見事物的恐懼是自然的種子,它使每個人將自己崇拜或恐懼的力量稱為宗教,同時將別人所信的不同力量稱為迷信。」<sup>9</sup>霍布士(Thomas Hobbes)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,來探討宗教本身的形成和對個人的關係。在《蒼蠅王》中孩子們對怪獸的恐懼已

<sup>5</sup>王家微,《行為科學》,(台北:五南圖書,1990年8月),79頁。

<sup>6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19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7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83頁,。

<sup>&</sup>lt;sup>8</sup>威廉・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04頁。

<sup>9</sup> Louis Dupre 著,傳佩榮譯,《人的宗教向度》,(台北:紅螞蟻圖書,2006年3月),76頁。

經漸漸形成宗教的雛型,「怪獸」在孩子們心中已經鬼神化了。「但我們把一部分的肉留給……」<sup>10</sup>,傑克所建立的宗教儀式、舞蹈給其他孩子們提供了心靈上的安全感。但令人好奇的是,西蒙大喊:「山上有個死人!」<sup>11</sup>其他人卻沒有停止殺戮。孩子們對怪獸心生恐懼,並沒有逃走,而是由宗教「這道籬笆把恐懼圍起來,支配他。」<sup>12</sup>宗教舞蹈為孩子們提供了安心的慰藉,在恐懼與集體的安全感中,孩子們放棄了思考和判斷,並選擇隨大眾。宗教的作用是使孩子們集體化,使其拋棄自我、接受社會所給的新身分。「眾人彷彿一個身體般跳動和跺腳。」<sup>13</sup>宗教舞蹈、祭祀供奉怪獸的行為,漸漸使孩子們再次社會化,融入一個原始的社會體制之中。

## (三)社會氣氛與個人

在《蒼蠅王》中,我們發現孩子們對怪獸的恐懼蔓延開來,而「恐懼」的社會氛圍改變了個人的判斷,使孩子們為滿足安全的需求,而加入傑克的專制部落。「傑克說道,『我的獵手們還會保護你們免受怪獸的傷害。誰願意到我這國來?』」<sup>14</sup>從馬斯羅的需要理論來分析,孩子們的變化與選擇,並不全然是被獸性吞噬,而是傑克所領導的社會較符合當下的環境。孤島迫使大多數的孩子們放棄原有的身分(英國人),文明離孩子們遠去;在迷惘之時,「恐懼」所形成的原始宗教,給孩子們再次的社會化,讓孩子們產生新的社會認同。

# 三、價值觀與道德

# (一) 善與惡的模糊化

《蒼蠅王》創造了一個獨立於文明環境的孤島,並藉由觀察孩子們價值觀與行為的轉變,來揭示「人自身的殘酷和貪欲的可悲事實。」<sup>15</sup>書中西蒙曾說:「『怪獸應該就是我

<sup>10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83頁。

<sup>11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04頁。

<sup>12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04頁。

<sup>13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04頁。

<sup>14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01頁。

<sup>15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79頁。

們自己』」<sup>16</sup>,作者用西蒙的話一語道破——人類的獸性,在沒有外在道德法律約束下, 人性本惡就會表露無遺。

《蒼蠅王》作者威廉·高汀以「人性本惡」,來詮釋書中孩子們道德、價值觀的崩壞,以至於產生善、惡不分兇殘的殺人行為。本研究將以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切入, 進而對書中角色價值觀的轉變,提出更全面性的詮釋。

在第二節中,本文採用馬斯羅的需要理論,對孩子們所建立的社會體制做初步的分析 但至於要完整了解孩子們為何會產生兇殘的殺人行為,以及其價值觀變化,我們需要藉由 動機理論來理解。動機理論的根本就是:「人類的行為是由動機支配的」<sup>17</sup>,而此模型架 構大致分為四大部分:需要、動機、行為、目標。動機理論的雛型是由心理學所歸納而 來。心理學中行為主義,做過很多支持此一模型的實驗,例如:

#### 1.環境制約實驗

在巴夫洛夫(Ivan Petrovich Pavlov)的制約理論中,給狗吃東西時就會搖鈴鐺,當他 後來只搖鈴鐺沒有食物的狀況下,狗仍會流口水。此一實驗,說明動物是受環境制約,而 流口水的行為和狗想吃東西是有正相關的。

#### 2.操作制約實驗

在史金納(B. F. Skinner)的操作制約論實驗中,將老鼠放在盒中,設計有兩個槓桿,其中一個推了會給老鼠帶來食物,另一個會帶來噪音。他發現老鼠會反覆推動帶來食物的槓桿,而迴避遠離會產生噪音的槓桿。老鼠推槓的行為,來自取得食物的動機,而吃東西的動機來自於生理的需要。<sup>18</sup>

在小說中,傑克是第一個產生會花臉、創立原始部落制度的人,所以藉由了解傑克的 行為和動機,就可以了解善與惡價值觀是如何模糊化。在文本中一開始對於傑克的描寫是 「戴著銀色帽徽的黑方帽」<sup>19</sup>、和「左胸佩戴了一個長形的十字架」<sup>20</sup>的唱詩班領隊;到 了結尾,則是「一個頭上戴著一頂破爛的黑帽子,腰間繋著一副破爛的眼鏡的紅髮男孩」

<sup>16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17頁。

<sup>17</sup>王家微,《行為科學》,76頁,(台北: 五南圖書,1990年8月)。

<sup>&</sup>lt;sup>18</sup>張逸萍,〈史金納(Skinner)從老鼠明白人類行為〉 史金納從老鼠明白人類行為。

<sup>19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4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0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4頁。

<sup>21</sup>。書中傑克外觀的強烈對比,反映出傑克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自我的改變。傑克 拋棄文明的動機是屬於心理動機(精神方面的動機),而非完全生理動機(物質方面)。 不同於其他愛好吃肉的小孩,傑克價值觀的轉變主要來自和拉爾夫、小豬兩人的衝突。例 如:「你就只知道血,傑克莫里杜!就只顧著打獵!我們本來可以回家的……」<sup>22</sup>拉爾夫 責怪傑克時小豬又一次次的落井下石:「你不該讓火熄滅的,你說過不會讓煙消失 的……」<sup>23</sup>後來傑克在氣憤之下打了小豬後並對把火弄熄的事向拉爾夫道歉。

「他們等待拉爾夫做適當的、體面的回應。然而拉爾夫拒絕讓步。」<sup>24</sup>傑克身為唱詩 班的領隊是一位自尊心很高的小孩。他打完獵為孩子們提供了好吃的豬肉,他對孩子們的 貢獻並不亞於蓋木屋的拉爾夫。「你應該跟我們一起去的,拉爾夫,真的很刺激。」<sup>25</sup>從 傑克的話語反映出傑克一直渴望被大家肯定的內心,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小豬得理不饒人 的責罵。他氣憤之下打碎了小豬的眼鏡,而小豬又再次威脅「你等著瞧——」<sup>26</sup>。

又如,之後拉爾夫又多次的維護小豬,而造成傑克內心的不滿。「『舉手表決,』傑克激動的說,『誰不要拉爾夫當首領?』仍然是一片沉默……眼角滾出屈辱的淚水。『我不玩了。不跟你玩了。』」<sup>27</sup>傑克後來感受到拉爾夫偏袒愛發號司令的小豬,自己辛苦打獵卻像一個邊緣人一樣不被任何人肯定。在這樣的心理動機下他決定創立一個由自己所領導的社會——個以打獵為主的原始部落。傑克原本的價值觀,也在內心情緒激昂的狀況下產生了扭曲。從傑克的動機行為,發現他對小豬的死、追殺拉爾夫等行為不會感受到罪惡感,是因為一次次衝突所產生的憤怒和仇恨。他內心的價值觀、道德在憤怒中漸漸扭曲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1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71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2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91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3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91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4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94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5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90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6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93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7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170~171 頁。

### (二) 罪惡感與恥感

動機理論解釋了傑克價值觀對於善、惡判斷的改變,然而憤怒與仇恨並沒有發生在其他小孩身上。例如:羅傑推巨石殺害小豬,但他本人在一開始卻沒有和小豬、拉爾夫等人發生衝突。他為何會失去罪惡感或恥感?是什麼樣的動機造成他做出殺害小豬的惡毒行為?

羅傑在文本之初,就有像其他小孩丟石頭的先例:「羅傑彎腰撿起一塊石頭朝亨利扔過去。石頭在亨利右方五碼處彈起掉進水裡——羅傑故意失手。」<sup>28</sup>、「羅傑的手臂受到文明的制約」。<sup>29</sup>高汀在塑造羅傑此一人物時,就打算在他身上展現出先天的惡,再由「文明的制約」<sup>30</sup>的消失來看他的轉變。羅傑在書中著墨不多,但從「羅傑朝他們走去,彷彿他才是那幕後大權在握的人。」<sup>31</sup>的敘述中,可以推論羅傑對權力的渴望,是他解開文明制約的鑰匙之一。羅傑自我的改變,要從傑克所新創建的社會和羅傑的交互作用中來加以分析。

在討論分析羅傑這個角色之前,要先從社會學對罪惡感和恥感的了解出發。首先,罪惡感和恥感在社會學上為不同概念,需要先被分開來討論。簡單區分,恥感就是「你和其他人的關係」<sup>32</sup>;罪惡感則是「一組內化的原則或行為規範達到一致化的情況」<sup>33</sup>。恥感是「學習一組『不應該』的禁令——經由許多強調懲罰的社會化機體而來。」<sup>34</sup>恥感是「需要其他團體成員來做認同而達到社會期待的標準」,<sup>35</sup>而罪惡感因為社會道德已成為自我價值的一部分,它所控制的行為,不需要其他團體成員發現與否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8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80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9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80頁。

<sup>30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80頁。

<sup>31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47頁。

<sup>&</sup>lt;sup>32</sup>理查·威爾遜、丁庭宇編,《道德國家》(台北:桂冠圖書,1986年),45頁。

<sup>33</sup>理查·威爾遜著、丁庭宇編,《道德國家》,45頁。

<sup>34</sup>理查·威爾遜著、丁庭宇編,《道德國家》,44頁。

<sup>35</sup>理查·威爾遜著、丁庭字編,《道德國家》,44頁。

《蒼蠅王》作者高汀所塑造的羅傑,在一開始就沒有罪惡感,只有恥感。他向亨利丟石頭的行為,如果在有罪惡感的社會下便不會發生,而他「故意失手」則是害怕自身行為不被其他小孩接受。害怕自身的行為被他人譴責的恥感,就是文明對他的制約。然而在後期,西蒙遭受大家的謀殺,在傑克的團體中卻沒有人願意承認誤殺的事實;因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,所有人都參與了殺害西蒙的行為,也沒有人受到道德的譴責,「殺人的行為」便如此地在團體中合理化了。羅傑意識到了自己殺害小豬的行為,並不會受到團體的譴責。反而因為小豬、拉爾夫在敵對陣營,自己殺人的行為反而符合傑克社會的期待。在社會期待的轉變下,自然而然使得羅傑的恥感消失了,而這「恥感」的消失,來自於外在社會期待改變,與自身的再次社會化(接納新社會期待的標準)。

從羅傑「恥感」的消失,可以讓我們更理解人類價值觀的塑造,並解釋了「殺人」這一行為,為何會出現並予以合理化。「軍官聽著周圍的哭聲,也不禁被感動,而有點不知所措。……他看著那艘完美的巡洋艦,等待著。」<sup>36</sup>《蒼蠅王》作者高汀在文末把場景拉回了大人的「文明」世界,大人世界為國家殺人,也是被社會所認同的並稱讚的行為。站在更遠的視野上,傑克陣營對拉爾夫同伴的殺戮,不也和大人「文明世界」中的戰爭大同小異嗎?

四、結論

mine/Center

《蒼蠅王》這部作品,十分深刻的表現出人類社會對個人行為、價值觀所造成的影響。本研究以社會學中的行為科學、心理學的角度切入,先從其他小孩追隨傑克,而選擇專制式的部落體制來做分析;再對傑克本人拋棄文明的行為作探討;最後再對羅傑恥感的消失,和社會期望標準的改變連結。逐次分析個人的行為、價值觀為環境所塑造。而在大多數情況下,人類的行為可以藉由個體和環境的互動,來加以了解並進行預測。

許多對於《蒼蠅王》作品的文學評論,皆採用過於簡化的二分法來進行評論,常見了例子有:「文明與野蠻的對立」、「人性被獸性吞噬」……等。就連人物也被配上單一的特性,像是拉爾夫代表文明、傑克代表野蠻的野心家、小豬代表理性……等。這些分析評論只針對單一行為來下定論,沒有考慮人和社會的互動。傑克的出走與創立原始部落,和

<sup>36</sup>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,272頁。

小豬得理不饒人的行為拉爾夫刻意袒護小豬有很大的關係。同時人本身是多面向的,不可以單一的行為來下定論,而必須從個體和環境的互動中來進行行為、動機的推論。

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,在於人類的社會化之形成。在社會學中的人類行為分析,環境的議題在於人類行為的群體性,而非差異性。《蒼蠅王》作品中的人物雖非真實的研究對象,但以假想實驗的角度進行分析,其結果仍具備社會學上的價值。這是因為人類的行為、價值是具備普遍性。而造成普遍性的原因正是:人的社會化。縱觀人類社會對「殺人」這一行為,其實具有多重標準。人類社會會區分出不同的團體(國家),而「道德」本身只在自己的團體中適用。團體的社會期待,甚至會鼓勵殺戮敵對陣營的行為,進而產生戰爭。因此,各自的團體是否有可能跳脫盲目的「社會認同」?拋棄催眠式的「國族認同」,而真正地以一個「人」,而不是「美國人」、「臺灣人」、「基督教徒」、「回教徒」、「男人」、「女人」來看世界?

文學來自於生活,《蒼蠅王》中的殺戮在歷史上曾真實上演過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,三十二個日本男人和一個女人受困在安納坦漢島,男人們為了爭奪女人而互相殘殺,史稱「安納坦漢島事件」<sup>37</sup>。該事件互相廝殺的動機為生理需求(性慾),和作品中有較大差異。此事件為社會學中提供很好的實驗題材,社會學的發展需要實驗來加以佐證,唯有在嚴密的實驗環境下才可客觀的分析、驗證社會學理論,這樣社會學才可真正的被科學化。以此事件為出發點,如果去除性慾之變因,來觀察小孩在孤島上的行為轉變,這樣的實驗將為心理學行為主義和行為科學帶來革命性的突破。

## 參考書目

理查‧威爾遜著、丁庭宇編,《道德國家》(台北:桂冠圖書,1986年)

王家微,《行為科學》(台北: 五南圖書,1990年8月)

Louis Dupre 著,傳佩榮譯,《人的宗教向度》(台北:紅螞蟻圖書,2006年3月)

威廉·高汀著,龔志成譯,《蒼蠅王》(台北:高寶國際出版,2011年8月)

<sup>37</sup>维基百科,〈安納塔漢島女王事件〉,<http:

<sup>//</sup>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E%89%E7%B4%8D%E5%A1%94%E6%BC%A2%E5%B3%B6%E5%A5%B3%E7%8E%8B%E4%BA%8B%E4%BB%B6>

張逸萍,〈史金納(Skinner)從老鼠明白人類行為〉<http:

//www.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.net/psychologists/Skinner.htm>

维基百科,〈安納塔漢島女王事件〉,<http:

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E%89%E7%B4%8D%E5%A1%94%E6%BC%A2%E5%B3%B6%E5%A5%B3%E7%8E%8B%E4%BA%8B%E4%BB%B6>

